

武士敏將軍之死

喬家才

九十八軍光榮歷史

抗日戰爭，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將軍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戰死晉東南太岳山區，不僅受到國人尊敬，並且受到敵人的崇拜。人生總有一死，武士敏將軍為國捐軀，其死重於泰山矣！武士敏將軍察哈爾省懷安縣人，本非軍人出身，為北方老革命黨人，因革命而投身軍旅，終於戰死沙場，革命黨人死得其所，流芳千古。九十八軍原由馮欽哉將軍所統率，為西北軍中最忠於中央的一支武力。西安事變時，駐防大荔，而不為楊虎城在潼關設防，讓樊崧甫軍順利進入潼關，予西安叛軍以極大威脅；使西安事變迅速解決，此為九十八軍最光榮的歷史。九十八軍原駐中條山區，民國三十年五月敵集中龐大兵力，攻擊我中條山區；二十七日第三軍軍長唐淮源、二十七師師長王竣等陣亡，中條山失守。九十八軍突出重圍，抵達太岳山區，於二十六日與九十三軍軍長劉戡將軍會晤於沁水縣之十里。

時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將軍駐太行山區，同時與九十三軍奉到命令，撤離山西，轉進後方。這個命令雖由第一戰區長官部下達，可能發動於西安胡宗南將軍，因此兩軍均歸其所屬。

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正在陵川縣內晉東城南聯立中學為學生講話，縣政府告訴胡校長茂欽說，軍部來電話有重要公事，要我立刻

返回軍部。我到達安陽（陵川縣東北十五里，二十七軍軍部所在地），先去見范漢傑軍長；范軍長繞室疾走，似有重大問題，頗為焦慮。

通過敵區必遭截擊

范軍長對我說：「現在中條山尚在作戰，剛才接到長官部電報，要我們向後方撤退；這是一個極危險的行動。你想想看！經過幾百里敵區，要通過駐有敵軍的公路，還要通過同蒲鐵路，再渡黃河，不等到達西安，一軍人就會垮光。如果要我們增援作戰，雖有損失，尚有理由可說，現在如果行軍垮光，教我如何向胡先生（宗南）交代？」范漢傑軍長的顧慮非常正確，通過敵區必然遭遇敵人襲擊，困難重重；不過各師長都願意遵照命令行事，范軍長也無可如何。我見到參謀長張宰臣將軍，他給我一本密電本，要我到太岳山區，送給九十三軍，和劉戡軍長取得聯繫，以便往後採取一致行動。由太行山區到太岳山區，須通過高平敵區，談何容易？敵區白天不能通行，必須利用夜間才能行動。

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安置好軍統局晉東南站的一切工作，於夜晚七點多鐘路過陵川縣城，縣政府毛健鈞科長給我派好一名嚮導，向西向高平縣進發。二十五日早晨到達高平縣侯莊，先和縣黨部書記長姬梅軒（鎮魁）兄研究通過敵區辦法，他派定李友義同志護送我西行，日落後出發

。二十六日晨抵高平縣黨部西區辦事處，早餐後，西向沁水縣進行。過柿莊，購梨兩隻、乾圓饅頭三個，再由柿莊向十里前進，沿途不見一人，靜寂得令人納悶，預示將有重大事件發生。

取得饅頭醮開水吃

走着，迎面來了一隊非常整齊的部隊，足有一團人，軍容壯盛，這就是由中條山突圍的九十八軍。一會兒，副軍長兼師長郭景唐將軍來到，他下馬和我坐在路邊閒聊。他是陝西人，軍校第一期老大哥。他說：「中條山戰鬪非常激烈，好不容易突圍。我們軍長就在後面，一會兒就來了。」

他勸我不必去十里，昨天晚上，他們和劉軍長在十里開過會，決定一同上太行山；九十三軍早已離開十里，我會撲個空。我心裡非常納悶，九十三軍不是奉命開往後方，怎麼又要上太行山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是軍事秘密，又不好說出口來。一會兒軍長武士敏將軍到達，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人，經過多日苦戰，長期奔跑，疲乏得祇管搖頭歎息，真是難爲了他。我打開我的食糧包，郭師長取了一隻梨吃；武將軍的衛士從溫水瓶倒出一杯熱水，取了一個乾饅頭，請他醮着開水吃。他們離開十里，還沒有再進食，一定很餓了。我接納郭師長的意見，不再去十里，相偕折返柿莊。郭師長借給我一匹馬騎，這對我

真是無上的恩惠，兩條腿可以休息了。返回柿莊，已過中午，聽說預八師陳素農師長也來柿莊，趕緊找到他，告訴他所知的情況，不能再向西去。他說：「軍長很快就到，等他來了再說。」

參謀長講話罵大街

我想乘這個空隙，再和九十八軍做一聯繫，但沒有找到武士敏軍長，也沒有找到郭師長。九十八軍的部隊正在村外圍成一個圓圈，士兵坐在地上，聽參謀長講話。我走近一聽，他正在罵大街，他說：「劉軍長不夠朋友，欺騙我們，昨晚開會決定，大家東上太行山，剛才接到他的電報，卻是向西去了；騙開我們，好單獨行動。長官部豈有此理，把中央部隊調回後方，讓我們雜牌部隊留下犧牲。」言詞激昂，憤怒不平，講話匆匆忙忙帶上部隊，不知向那裡去了。

我聽完九十八軍參謀長對部隊罵大街，真是感慨萬千。在作戰期間，一位幕僚長不鼓勵部隊，卻當着他們罵大街發牢騷，不但毫無益處，先把士氣罵垮，怎樣作戰？實欠考慮。黃河以北的部隊，九十三軍和二十七軍軍長都是黃埔學生，如果不要黃河以北的游擊區，那麼就把黃河以北所有的部隊，九十八軍、九十三軍、四十軍、二十七軍及新五軍等五個軍平等待遇，統統撤到後方；否則，就都留在山西，何必祇撤退兩個軍呢？的確有欠公允。凡事不平則鳴，難怪九十八軍參謀長憤憤不平，要罵大街。

幕僚人員統統被俘

范漢傑軍長來到柿莊，我把所知的情況詳細向他報告。他說：「昨夜通過敵區，遭敵襲擊，馬匹行李損失不小，來既不易，折返更多困難。既已來到沁水，還是繼續西進。」軍長作了這樣的決定，於是沿着我上午走過的路子，再向十里走去。走了大概有一個鐘頭，太陽快下山了，迎面走來一人，他告訴我們，在他後面大約十里的距離有一隊敵人，正向我們這邊走來。這是從中條山尾追九十八軍的敵人，九十八軍走了，我們卻被黏上了。不能前進，折回柿莊。這一天夜裡，軍長、師長們開過會，決定不再西去，仍舊分三路折返太行山。預八師經長治，軍部和四十五師經高平，四十六師經晉城。軍部下山受阻，不能通過。二十七日在白龍廟，敵機在頭上盤旋不去。這一天夜裡，我們改變路線，進入晉城縣境。二十八日在太陽呆了一天，夜間通過公路。二十九日登上太行山，回到我們的防區，在四十六師師部住一宿。第二天五月三十日，是農曆的端陽節，軍部暫駐潞城。

軍部的參謀處、副官處、特務營、通訊營都沒有回到太行山。參謀處長、各科長、副官處長、通信營長統統在老百姓家裡，經過兩週，長、預八師陳師長藏在老百姓家裡，經過兩週，才平安返回太行山。四十六師沒有損失，預八師損失較輕，四十五師祇留下一個完整的團，損失較重。

遺體運回長治厚葬

九十八軍以為已經突圍，其實中條和太岳區

是連接的，敵人並沒有放鬆，三十六師團窮追不舍，緊隨其後。九十三軍在太岳山區駐的時間較久，地形熟悉，躲避開敵人，向西而去。九十八軍對太岳山區並不熟悉，那時九十三軍既向西去，二十七軍又向東還，祇留下他們一個不完整的孤軍，又陷入敵人包圍圈內，要他們單獨抵抗敵人，力量不足，況且士氣受到挫折，更難對付敵人。據說郭副軍長被俘，送往北平清華大學集中營，以後在敵偽報紙上也看到這個消息。武士敏軍長身受重傷，由一位營長背負他下山，又被敵人擊中，陣亡太岳山區。我們回太行山不久，看到敵偽報紙登載武軍長戰死的消息，大概和二十七軍人員被俘差不了幾天。

我們接到長治城內送回來的報告，敵三十六師團井關切將武士敏軍長的遺體運回長治城內，安葬於城內西南角。那裡是一塊空地，祇有荒草古塚，有一座古墓前石碑上刻着「慕容將軍之墓」，大概是五胡亂華，西燕慕容永據長子稱帝時的部將，距今總在一千六百年以上。

敵人尊敬戰死者，安葬武軍長的那一天，葬禮非常隆重，長治的敵偽機關都派隊參加祭奠，當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三個月後，中秋節夜，我們將被俘的二十七軍參謀處何處長、李課長、副官處蔣處長、預八師周參謀等從長治城內救出，返回基地；他們在長治，也知道武軍長陣亡，敵人隆重安葬的事情。我在柿莊和十里途中，與武軍長匆匆晤面，沒有談幾句話，竟成爲最後的永訣。時經四十多年，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對於敵人崇敬我陣亡將領，尤令人感歎不已。